

五之輯一第書叢小社潮新藝文

鮑志遠



丁

刊社潮新藝文·譯編靈石·著生卜易

文藝新潮社小叢書五

鮑
志
遠

挪威易卜生著

石靈編譯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遠志鮑

分五角五價實

(費匯郵加酌埠外)
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印刷
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

甸	君	錢	金	錫	者	編	主
生	卜	易	威	挪	者	著	原
靈				石	者	譯	編
社	潮	新	藝	文	者	行	發

店	書	葉	萬	售	經	總
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

號一十里寧咸路寧海海上

人物：

鮑志遠 一家銀行卸任的總經理。

鮑李希惠夫人 他的太太。

鮑承緒 他們的兒子，一個學生。

李明惠小姐 鮑太太的孿生妹妹。

黃帆妮夫人。

陳詩遣 一個官廳的助理書記。

陳繡玉小姐 他的女兒。

鮑太太的使女。

時地：

一個冬天的黃昏，北平西山附近李姓房產。

第一幕

鮑宅——倒不如說做鮑太太——的客廳。裝飾雖說華貴，已經過時了。後牆開着四扇玻璃門，通到一座花房。隔着玻璃，可以望見花園。外面飄着雪。右邊有一個門，通到外廳。再往前去，一個大鐵爐子，生着火。左邊靠後，有一扇小門。往前，是一個窗戶，掛着厚帘子。門和窗之間，放着一張沙發。沙發前面是一張桌子，蓋着桌布，上面點着一盞有罩子的燈。靠近爐子，擺着一張有扶手的太師軟椅。

鮑太太坐在沙發上編織東西。她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，外表冷峻堅強，姿態堅硬，面貌板滯。頭髮大半灰了。手柔軟晶瑩。她穿着一件過時的青緞袍子。肩頭搭着一條羊毛圍巾。

她直挺挺地坐着編織東西。停了一刻，外邊有馬車的鈴聲。

鮑夫人：

（聽了聽；眼裏有了神，不由自主地呢喃着。）承緒來了！這回一準是他！

（她站起，拉開一點窗簾，往外窺看，彷彿失望了，坐到沙發上，重新做活。使女拿着一張名片從外廳進來。）

鮑：

（急忙。）少爺到底回來了沒有？

使女：

太太，沒有。外面有一位女客——

鮑：

（放開她的女紅。）噢，是黃太太嗎？

使：

（向前。）不是黃太太，是一位生客——

鮑：

（接過名片。）奇怪，是誰？——（讀名片，急忙站起，看着使女。）她是要見我嗎？你

別弄錯了！

使：

太太，我沒有弄錯。

鮑：

她說她要見鮑太太來的嗎？

使：

是的，太太。

鮑：

（驟然，決定地。）好啦，你就說我在家。

（使女給女客開開門，便走出去。李明惠小姐進來，她很像她姐姐；臉上的表情不那麼嚴酷，倒更是痛苦。一看就知道性格剛強，從前是一個美貌的女子。頭髮多，也越發灰了。她穿着一件青絨袍子，披着一件青狐皮斗篷。）

（姊妹兩人不言不語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站了一會兒。顯然都在等着別人先開口。）

李明惠：

（依然站在門口。）希惠，你想不到我來看你罷？

鮑：

（站在沙發和桌子當中，動也不動。指頭頂着桌布。）你找錯人了罷？你曉得，管事人住在旁邊的屋子裏。

李：

我今天並不要見管事人。

鮑：

難道你要見的是我？

李：

是的。我有幾句話同你講。

鮑：

（走向屋子中心。）好——那麼，坐下來好了。

李：不用。站着就好。

鮑：隨你。可是你不妨寬寬你的大衣。

李：（解開紐釦。）好的，這兒很暖和。

鮑：我老覺得冷。

李：（胳膊搭在扶手背上，看了她半晌。）可不，希惠，自從你我前次見面，算到現在，差

不多快有八年了。

（冷然。）不是見面，是說話。

李：可不，自從你我前次說話之後。我每年來看那管事人一趟，——我想你有時該會

看見我的。

鮑：也就是一兩次。

我從那個窗口——偶而也有一兩次瞥見你的身影。

李：你想必是隔着窗帘子看見我的。你的眼睛倒尖。（苛酷。）可是你我前次說話——

就在這兒，這間屋子——

鮑：李：

鮑：

李：鮑：李：鮑：李：

（打算止住她的話頭。）可不是，希惠，我記得！

在他——在他放出來的前一個禮拜。

（走向後部。）噢，別提了。

（聲音低而堅定。）是他——是他恢復自由的前一個禮拜。

（向前。）噢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！我永遠忘不了那時候！說起來也太可怕了！祇要想一想——噢！

（陰鬱地。）可是你心裏永遠休想去得開！（兩手握在一起；熱烈地。）我真不明白！我永遠不會明白！我就不明白那樣——那樣可怕的事，怎麼單單讓一家子人受！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又偏偏是我們這一家子！像我們這樣的人家！希惠——受打擊的不祇我們，還有許多，許多人家也受到打擊。

錯是不錯；可是別人家的事和我相干。他們無非是損失一點兒錢，——或者幾張票據。可是我們，我還有承緒，我的孩子——他當時纔一點點兒大（漸漸興奮）。我們倆平白無故，受了這麼一場羞辱，還有那份兒醜名聲！那可恨又可怕的醜名

聲臨了又是全部的破產！

（小心。）希惠，告訴我，他現在怎麼樣了？

你是說承緒？

不是承緒，我是說他，老頭子。他現在怎麼樣了？

（不屑。）你以為我過問這個？

過問？自然嘍，你用不着過問——

（想不到，看着她。）你真以為我還同他有什麼來往嗎？我還同他會面？我還照料他？

你們夫婦真就——

鮑：李： 坐了五年的牢，坐了五年監牢的男人（用手遮住臉。）噢，活活把人羞死（漸漸激昂。）想想當年鮑志遠三個字多響亮！他在社會上的地位！一下子就不，不，我再也不要見他！再也不要見他！

李： （看了她一時。）希惠，你的心好硬！

鮑：也就是對他硬。

李：不管怎麼樣，他總是你男人。

鮑：可是誰叫他在法庭上講，是我不會持家？是我亂化錢來的？

李：（試探。）他的話不也有點兒對嗎？

鮑：那還不是他要我那樣做！一定要我們過那種窮奢極欲的日子——

李：是的，我曉得。你理應在這上頭勸勸他纔是。你不但勸勸他，反而揮霍了一個厲害。

鮑：我怎麼知道他給我揮霍的錢不是他自個兒的呢？再說，他自個兒也在揮霍——

李：十倍於我也不止！

鮑：（靜靜地。）也許是他的地位要他這樣亂化錢——他不能不應酬。

李：（不屑。）對了，正是他那句老話——我們得「出出風頭」。「風頭」可真沒有白出！他坐着一輛新樣兒的馬車，駕着兩匹英吉利馬，天天兒跑來跑去，國務總理也不過如此！人家見了他，一邊兒退，一邊兒鞠躬，就像他真當了國務總理來的（笑）。

鮑：李：

沒有一個人敢叫他的名字，無論在北平，在天津，在上海，都把他稱做鮑先生。一提鮑先生，就曉得這是銀行界的大人物。鮑志遠絕沒有第二個鮑先生的。
（熱烈而着重。）他當時是一個大人物。
哼，也就是外表提到他實實在在的情形，他連一個字也不透給我——他從來沒有露出一點點口風，說他的錢是那兒來的。
就算他沒有，不過別人也是想不到。

鮑：李：

我管不着別人。我是他的太太，可不是什麼外人。按理他應當把真情實話告訴我。他可從來沒有過！他一直在對我撒謊——撒那些渾帳的謊——

鮑：李：

（打斷她的話。）希惠，他不是撒謊。他大概是瞞着你什麼事，我敢說他不是撒謊。好啦，好啦，你愛怎麼說，就怎麼說，反正是那麼回事。接着就是銀行倒閉——一敗塗地。

鮑：李：

（自語。）是的，一敗塗地——他自個兒——還牽連下許多人。
（氣勢洶洶。）明惠，我告訴你，我可不認輸！我要贖回我自個兒——你看着罷！

鮑：李：

（急切。）贖回你自個兒！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贖回我的名譽，我的地位，我的財產！我的意思是——贖回我毀了的一生！我不妨告訴你，我還留着一個幫手——把老頭子留下來的污點，全洗雪掉！

鮑：李：

希惠希惠！

（愈加興奮。）我告訴你，我還有一個報仇的人哪，他長大了，替我洗掉他父親一切的罪惡！

鮑：李：

你是說承緒。

是的，承緒，我自個兒的孩子！他要贖回門第，家產全贖回來。——也許贖的還要多。你要他怎麼樣兒贖呢？

鮑：李：

我不知道要怎麼做纔好。反正盡力去做就是了。我所知道的，就是一定做，一定做得成。（仔細打量她。）你說，明惠，從他是孩子的時候起，你不也就這樣存心來的嗎？

李：

我可不敢那麼說。

鮑：李：鮑：李：鮑：

你不那麼，我們鮑家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，你把他帶去照管，是什麼意思？因爲你自個兒那時候分不出心來照管他。

是的，我分不開。他爸爸——他有很好的借口——那時他在保險庫裏。

（氣憤地。）哦，你怎麼好說這樣的話——你！

（兇狠的神氣。）你爲什麼肯照管鮑——鮑志遠的孩子？就像他是你自己生的一樣？把他從我手裏搶開，跟你住在一齊——一年一年地留着他，直到他快要成人時候。（懷疑地看着。）你說你安的是什麼心？爲什麼把他留在你身邊。

因爲——因爲我很喜歡他。

比我，比他自己生身的母親還喜歡他？

（閃避地。）那我不知道。可是你該曉得，那時承緒是個嬌弱的孩子——

承緒——嬌弱！

是的，我想是這樣——至少是在那個時候。並且，你曉得青島的氣候比這裏要溫和得多。

鮑：

李：

鮑：

李：

鮑：

李：

（苦笑。）哼——當真嗎？（截住。）是的，你的確爲承緒操過不少的心。（改變語

調。）自然了，你有那力量。（微笑着。）你的運道好，你能想法保住你的錢。

（激惱。）老實告訴你，我沒有想過什麼法子。我從沒有朝那上想，我的財產，原封不動地保存了好久好久，我纔知道。

好，這些事情，我本來是不清楚的，我不過說你的運氣很好罷了。（詢問地看着她。）可是你自願替我撫養承緒，你究竟是存的什麼心？

（注視着她。）我存的什麼心？

是的，你一定有什麼用意的。你想叫他成個什麼樣的人？

（審慎地。）我想叫他快快樂樂的活着。

（輕蔑地。）呸，像我們這樣有地位的人，除去快樂，還該想些別的事情的！

那麼是些什麼事呢？

（堅定而又熱切地。）第一承緒必須掙一個顯耀的地位，把他爸爸留在我們母子頭上的污點，洗得一乾二淨。

李：鮑： 李： 鮑：李：鮑：李：鮑：李：鮑：李：

（探詢地。）希惠，告訴我，這是承緒自己對生命的要求嗎？
（略有點拿不定。）是的，我這樣兒希望。
還是你對他的要求呢？

（簡截的。）承緒跟我的要求，一向是一致的。

（傷心地。慢慢地。）希惠，你對你的孩子是那樣地有把握嗎？

（帶着隱藏的得意。）是的，我有把握。用不着懷疑。

那麼我想你還是快樂的，雖說還有其餘那些事情。

是的，這件事是使我快活的。不過其餘那些事情，却也時時像暴風雨似的，湧到我心上來。

（轉換話題。）告訴我——你現在就告訴我——因為那也就是我今天來的目的。
什麼？

我覺得有些事情，必須和你談談。——告訴我——承緒不住在這兒，和別的人住

在一道嗎！

（粗厲地。）承緒不能跟我一道住在這兒，他非住在城裏不可——
他也寫信這樣告訴我的。

爲了念書，他不得不如此。可是他每星期六下午，要出城到我這兒來過星期天的。
今天正好是星期六。那麼我可以見見他，跟他講幾句話嗎？
他還沒有來呢，我正在等他。

不見得吧，希惠他一定已經來了。我聽見樓上有他的腳步聲。

（很快地向上望了一下。）樓上廂房裏？

是的。我剛纔進來，一直就聽他在那兒走來走去。

（視線從她移開。）那不是承緒。

（驚異地。）不是承緒（猜測着）是誰？

那是他。

（靜靜地，抑制着苦痛。）志遠是志遠嗎？